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六千五十八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三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八十九

道學四

朱氏門人

黃榦

李燾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灝

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為監察御史

以篤行直道著聞瑤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  
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榦家  
法嚴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時大雪既至而熹他出榦因  
留客邸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熹始歸榦自見熹  
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熹語人  
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東萊呂祖謙以  
所聞於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栻亡熹與榦書曰吾道  
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遂以其子妻榦寧宗即位

熹命榘奉喪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  
母憂學者從之講學於墓廬甚衆熹作竹林精舍成遺  
榘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  
以喪祭二編屬榘橐成熹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續  
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  
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榘手書與訣曰吾道之  
託在此吾無憾矣訃聞榘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  
石門酒庫時韓侂冑方謀用兵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訪



以兵事幹曰聞議者謂今天下欲為大舉深入之謀果  
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獵雅敬幹名德辟為荊湖  
北路安撫司激賞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必輸忠  
款力爭江西提舉常平趙希懌知撫州高商老辟為臨  
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  
川之政皆喜不令而政行以提舉常平郡太守薦擢監  
尚書六部門未上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幹鞫  
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幹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

無所得一夕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  
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於廢井得  
尸尋知漢陽軍值歲饑糴客米發常平以振制置司下  
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其糴榦報以乞候榦罷然後施  
行及援鄂州例十之一告糴於制司荒政具舉旁郡饑  
民輻湊惠撫均一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  
之民大感悅所至以重庠序先教養其在漢陽即郡治  
後鳳棲山為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

乞祠主管武夷冲佑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於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夫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榦日以五鼓坐於堂濠砦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役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

若干分布於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  
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俱受命畢  
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  
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  
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會上元日張燈士民扶老  
攜幼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輿之諸孫從至府致  
謝榦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為一  
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是歲大旱

榦祈輒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灩山再拜雨即至後  
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  
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  
相謂曰不殘于寇不蹈于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珣  
辟為叅議官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  
令先赴制府稟議榦即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  
來曰是嘗檄至吾郡鞠死囚感夢於井中者庶能直吾  
屈乎先是榦移書珣曰丞相誅韓之後懲意外之變專

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於天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咎斷然遂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不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至於軍政不修邊備廢弛皆此曹為之若今大敵在境更不改圖大事去矣今日之急莫大於此又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為之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且淮民遭丙

寅之厄今聞金人遷汴莫不狼顧脅息有棄田廬挈妻子渡江之意其間勇悍者且將伺變竊發向日湖海張軍之變為害甚於金若不早為之圖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攘臂而起矣珏皆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榦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崔惟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拜劉倬可斬也某州官吏三人携家奔竄追而治之然

後具奏可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  
民有獻謀畫多為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  
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榦知不足與  
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閑閣謝客宴樂  
不與乃復告珏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  
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邊備  
之弛又甚於前日復一日恬不知懼恐其禍又不止今  
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為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



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團老幼俘虜殺戮五六  
千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為丘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  
類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  
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及四  
方賢士討論條畫以為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  
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  
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邦人諸軍聞之豈不痛憤且  
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弦之啁啾豈

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弘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  
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深侵宇內騷  
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  
豈得不朝夕憂懼而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今浮光之  
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且  
以一縣五千人為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  
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  
當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蘄黃

決不可保。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黃蘄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請祠不已，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為御史李楠所劾，初，榦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榦。及倖安豐武定。

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榦個儻有謀及來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外者益忌且慮榦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榦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亶亶不倦借鄰寺以處之朝夕往來質疑請益如烹時俄命知湖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詔許之特授承議郎既沒後數年以門人請謚又特

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謚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李燔字敬子南康建昌人少孤依舅氏中紹熙元年進士第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燔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儆焉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即武學諸生文振而識高者拔之闢射圃令其習射廩老將之長於藝

者以率偷惰以祖母卒解官承重而歸改襄陽府教授  
復往見熹熹嘉之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燾俟有所發  
乃從熹折衷諸生畏服熹謂人曰燾交友有益而進學  
可畏且直諒樸實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燾也熹  
沒學禁嚴燾率同門往會葬視封窆不少怵及詔訪遺  
逸九江守以燾薦召赴都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  
為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無與比除  
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江西帥李珣

漕使王補之交薦之會洞寇作亂帥漕議平之而各持其說燾徐曰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然其如是誠以吾有司貪刻者激之及將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則皆民矣帥漕曰幹辦議是誰可行者燾請自往乃駐兵萬安會近洞諸巡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辯士諭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洪州地下異時贛江漲而堤壞久雨輒澇燾白於漕帥修之自是田皆沃壤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視民

稅產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為封識不時點閱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黥籍而民譁張持空券益不售燔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爭不能止燔又入劄爭之曰錢荒楮涌子母不能以相權不能行楮者由錢不能權之也楮不行而抑民藏之是棄物也誠能節用先穀粟之實務而不取必於楮幣則楮幣為實用矣劄入漕司即弛禁詣燔謝燔又念社倉之置僅貸有田之家而力田之農不得沾惠遂倡議裒穀創社倉以貸佃人有旨改



官通判潭州辭不許真德秀為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  
燾不數月辭歸當是時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燾以三  
綱所關自是不復出矣真德秀及內史魏了翁薦之差  
權通判隆興府江西帥魏大有辟充參議官皆辭乃以  
直秘閣主管慶元至道宮燾自謂居閒無以報國乃薦  
崔與之魏了翁真德秀陳宓鄭寅楊長孺丁黼葉宰龔  
維藩徐僑劉宰洪咨夔于朝紹定五年帝論及當時高  
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燾對且曰燾乃朱熹高

弟經術行義亞黃幹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問今安在  
心傳對曰燔南康人先帝以大理司直召不起比乞致  
仕陛下誠能強起之以賓講筵其裨聖學豈淺淺哉帝  
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燔  
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謚文定補其子舉下州文學燔  
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  
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  
寒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

氣養移體因誦古語曰分之所在一毫躋攀不止善處者退一步耳故燔處貧賤患難若平素不為動被服布素雖貴不易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歷官不過七考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曰黃李孫鑣登進士第張洽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父緩第進士洽少穎異從朱熹學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史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屠之說無所不讀嘗取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之語以為窮

理之要熹嘉其篤志謂黃榦曰所望以求斯道之傳如  
二三君者不數人也時行社倉法洽請於縣貸常平米  
二百石建社里中六年而歸其本於官鄉人利之嘉定  
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石經界不正弊日甚洽請行推  
排法令以委洽洽於是令民自實其土地疆界產業之  
數投於匱乃籌覈而次第之吏姦無所匿其後十餘年  
訟者猶援以為証云改袁州司理參軍有大囚訊之則  
服尋復變異且力能動搖官吏累年不決而逮繫者甚

衆洽以白提點刑獄殺之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於官祇為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無狀憂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於庭示以傷痕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郡守以倉廩虛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鞠之洽廉之為都吏所賣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嘗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之洽度守

意銳未可嬰姑繫之而密令計倉庾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胥吏也今校數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由是觀之胥吏妄矣君必不忍受胥吏之妄而籍無罪之家也若以罪胥吏過乃可免守悟為罷都吏而免所籍之家知永新縣一日謁告聞獄中榜笞聲蓋獄吏受財乘間訊囚使誣服也洽大怒亟執付獄明日以上於郡黥之湖南鄢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宮

訪利害而牒之因行安福境上結約土豪得其懽心未  
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以江東提舉常平薦  
通判池州獄有張德修者誤蹴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  
洽訊而疑之請再鞫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  
大旱禱不應洽言於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而致旱仲寬  
而得雨載在方策可攷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修事  
乎甫為閱款狀於獄德修遂從徒罪復白郡請蠲征稅  
寬催科以召和氣守為寬稅三日果大雨民甚悅洽數

以病請祠至是主管建昌仙都觀以慶壽恩賜緋衣銀  
魚時袁甫提點江東刑獄甫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為  
長洽曰嘻是先師之跡也其可辭至則選好學之士日  
與講說而汰其不率教者凡養士之田乾沒於豪右者  
復之學興即謝病去端平初大臣多薦洽召赴都堂審  
察洽以疾不赴乃除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度正葉味  
道在經幄帝數問張洽何時可到將以說書待洽洽固  
辭遂除直秘閣主管建康崇禧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



仕十月卒年七十七洽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  
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不可奪居間不言朝  
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輦蹙不樂及聞一君子進用士  
大夫直言朝廷得失則喜見顏色所交皆名士如呂祖  
儉黃榦趙崇憲蔡淵吳必大輔廣李道傳李燔葉味道  
李閔祖李方子柴中行真德秀魏了翁李璫趙汝諧陳  
貴誼杜孝嚴度正張嗣古皆敬慕之卒後一日有旨除  
直寶章閣所著書有春秋集註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

通鑑長編事略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文集子櫟裡賜  
同進士出身

陳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  
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退而讀之  
遂盡棄其業焉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曰凡閥  
義理必窮其原如為人父何故止於慈為人子何故止  
於孝其他可類推也淳聞而為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  
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門人有疑問不合者

則稱淳善問後十年淳復往見熹陳其所得時熹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切要語凡三月而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其言太極曰太極止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其冲漠無朕與天地萬物皆由是出

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冲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過湊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為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間

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即頑痺不仁矣其語學者曰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自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為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

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為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為已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為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鎔錙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矣然後為知之至而行之盡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淳性孝母疾亟號泣於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居鄉不沽名徇

俗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  
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  
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  
講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  
之虛靈知覺為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  
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  
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為四章以示學者明  
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沒年六

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錄其語號筠谷瀨口金山所聞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少博學能文為人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語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長遊太學學官李道傳折官位輩行具刺就謁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真德秀來為守以師友禮之郡政大小咸資焉暇則辨論經訓至夜分不倦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



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時丞相彌遠聞之怒踰年  
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宮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  
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方子既歸  
學者畢集危坐竟日未始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雖  
奴隸亦不加詬罵然常嚴憚之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  
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  
欲所漬爾其亡也天子憫之與一子恩澤

黃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幼敏悟強記肄業荆山僧舍

三年入太學擢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興學  
校崇政化為本歲饉行振給有方王藺劉穎薦於朝除  
登聞鼓院光宗即位遷太常寺簿論今禮教廢闕請勅  
有司取政和冠昏喪祭儀及司馬光高開等書參訂行  
之除太常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秀州海鹽民  
伐桑柘毀廬屋莩饑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  
縣方督促逋欠灝見之蹙然時有旨倚閣夏稅遂奏乞  
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移居筠州已而寢

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蠲閣之請灝既歸里幅巾深衣  
騎驢匡山間若素隱者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  
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先  
熹守南康灝執弟子禮質疑問難熹之沒黨禁方厲灝  
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

宋史卷四百三十

謹案卷四百二十九第七頁前五行羣小相挺按  
唐書盧鈞傳相挺為亂語本此刊本挺訛挺據  
朱子文集改

第十三頁後六行然後舉而加之於位刊本脫舉  
字今增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錄監生臣李華文

謄錄舉人臣丁兆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三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奮要卷六千五十九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三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

儒林一

聶崇義

邢昺

孫奭

王昭素

孔維

孔宜

崔頌

子瞻附

尹拙

田敏

辛文悅

李覺

崔頤正

弟儻附



李之才

聶崇義河南洛陽人少舉三禮善禮學通經旨漢乾祐中累官至國子禮記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刊板於國學周顯德中累遷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先是世宗以郊廟祭器止由有司相承製造年代浸久無所規式乃命崇義檢討摹畫以聞四年崇義上之乃命有司別造焉五年將禘於太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祧室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援引故事上言其略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

正月上僊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茲後以五年為禘且魏以武帝為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祠其太廟博士議云案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高祖至文帝裁亦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

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闕宗廟備與未備其證三也終從崇義之議未幾世宗詔崇義參定郊廟祭玉又詔翰林學士竇儼統領之崇義因取三禮圖再加考正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儼為序太祖覽而嘉之詔曰禮器禮圖相承傳用寔歷年紀寧免差違聶崇義興事國庠服膺儒業計尋故實刊正疑訛奉職效官有足嘉者崇義宜量與酬獎所進三禮圖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

議所冀精詳苟有異同善為商確五月賜崇義紫袍犀帶銀器繪帛以獎之拙多所駁正宗義復引經以釋之悉以下工部尚書實儀俾之裁定儀上奏曰伏以聖人制禮垂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年紀寢遠圖繪缺然踳駁彌深丹青靡據聶崇義研求師說耽味禮經較於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罄所聞尹拙駁議及聶崇義答義各四卷臣再加詳閱隨而裁置率用增損列於注釋共分為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拙崇義復

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說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  
昭等奏議曰按肅崇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黃  
琮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  
敏等按周官玉人之職及阮諶鄭玄舊圖載其制度臣  
等按周禮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羨  
度尺好三寸以為度之文即無蒼璧黃琮之制兼引注  
有爾雅肉倍好之說此即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  
之制又詳鄭玄自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違

經立異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勅  
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  
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  
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  
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綦冊君  
取其說為圖三卷多不援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  
違錯正刪為二卷其阮士信即謚也即梁正之言可知  
謚之紕繆兼三卷禮圖刪為二卷應在今禮圖之內亦

無改祭玉之說臣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  
定以來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並無  
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玄王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六  
經無不論說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參驗畫圖  
本書周公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為之說安  
得便入周圖知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  
璧以為祭玉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彊為尺寸古今大  
禮順非改非於禮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

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  
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  
寸以倣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  
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為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  
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  
論洪範王通之作元經非必擬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  
位有益於教不為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稽古  
訓祭玉以十二為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



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圜丘之籩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搯大圭行稽顙而手秉尺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裸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未為失所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為師法今五禮精義開元禮郊祀錄皆引義宗為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

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並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改祭玉之說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為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金鼎崇義去金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金無鑊按易說卦云坤為金詩云惟錡及釜又云漑之釜鬻春秋傳云錡釜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甑釜所以燔捭而祭即釜之為用其來尚矣故入於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供鼎鑊又以

儀禮有羊鑊豕鑊之文乃云畫釜不如畫鑊今諸經皆載釜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祀前一日光祿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詔從之未幾崇義卒三禮圖遂行於世并畫於國子監講堂之壁崇義為學官兼掌禮僅二十年世推其該博郭忠恕嘗以其姓嘲之曰近貴全為贖攀龍即作聲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對曰僕不能為詩聊以一聯奉答即云勿笑

有三耳全勝畜二心蓋因其名以嘲之忠恕大慚人許其機捷而不失正真儒者之戲云

邢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太平興國初舉五經廷試日召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羣經發題太宗嘉其精博擢九經及第授大理評事知泰州鹽城監賜錢二十萬昺以是監處楚泰間泰僻左而楚會要鹽食為急請改隸楚州從之明年召為國子監丞專講學之任遷尚書博士出知儀州就轉國子博士代還賜緋選為諸王府

侍講雍熙中遷水部員外郎改司勳端拱初賜金紫累  
遷金部郎中真宗即位改司勳郎中俄知審刑院以曷  
儒者不達刑章命劉元吉同領其事是冬曷上表自陳  
夙侍講諷遷右諫議大夫咸平初改國子祭酒二年始  
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曷為之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  
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  
論語爾雅義疏及成並加階勳俄為淮南兩浙巡撫使  
初置講讀之職即於便坐令曷講左氏春秋侍讀預焉

五年講畢宴近臣於崇政殿賜曷襲衣金帶加器幣仍  
遷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學士如故知審官院陳恕丁  
內艱以曷權知院事景德二年上言亡兄素嘗舉進士  
願霑贈典特贈大理評事是夏上幸國子監閱庫書問  
曷經板幾何曷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義  
皆具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具有疏者百無一二盖力不  
能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  
幸也上喜曰國家雖尚儒術非四方無事何以及此上

又訪以學館故事有未振舉者曷不能有所建明先是  
印書所裁餘紙鬻以供監中雜用曷請歸之三司以裨  
國用自是監學公費不給講官亦厭其寥落上方興起  
道術又令曷與張雍杜鎬孫奭舉經術該博德行端良  
者以廣學員三年加刑部侍郎曷居近職常多召對一  
日從容與上語及宮邸舊僚歎其淪喪殆盡唯曷獨存  
翌日賜白金千兩且召其妻至宮庭賜以冠帔四年曷  
以羸老艱於趨步上前自陳曹州故鄉願給假一年歸

視田里俟明年郊祀還朝上命坐慰勞之因謂曰便可  
權本州何須假耶曷又言楊礪夏侯嶠同為府僚二臣  
沒皆贈尚書上憫之翌日謂宰相曰此可見其志矣即  
超拜工部尚書知曹州職如故入辭日賜襲衣金帶是  
日特開龍圖閣召近臣宴崇和殿上作五七言詩二首  
賜之預宴者皆賦曷視壁間尚書禮記圖指中庸篇曰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因陳其大義上嘉納之及行又  
命近臣祖送設會於宜春苑大中祥符初上東封泰山



曷表曹州民請車駕經由本州仍令濟陰令王範部送父老詣闕優詔答之俄召還車駕進發命判留司御史臺禮畢進位禮部尚書上勤政憫農每雨雪不時憂形於色以曷素習田事多委曲訪之初田家察陰晴豐凶皆有狀候老農之相傳者率有驗曷多采其說為對又言民之災患大者有四一曰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畜災歲必有其一但或輕或重耳四事之害旱暵為甚蓋田無畎澮悉不可救所損必盡傳曰天災流行國家代

有此之謂也三年被病請告詔太醫診視六月上親臨  
問疾賜名藥一奩白金器千兩繒綵千匹國朝故事非  
宗戚將相無省疾臨喪之禮特有加於昺與郭贇者以  
恩舊故也未幾有旨命中書召其子太常博士知東明  
縣仲寶國子博士知信陽軍若思還侍疾踰月卒年七  
十九贈左僕射三子並進秩初雍熙中昺撰禮選二十  
卷獻之太宗探其帙得文王世子篇觀之甚悅因問衛  
紹欽曰昺為諸王講說曾及此乎紹欽曰諸王常時訪

易經義易每至發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複陳之太宗  
益喜上嘗因內閣暴書覽而稱善召易同觀作禮選贊  
賜之易言家無遺藁願得副本上許之繕錄未畢而易  
卒亟詔寫二本一本賜其家一本俾置家中易在東宮  
及內庭侍上講孝經禮記論語書易詩左氏傳據傳疏  
敷引之外多引時事為喻深被嘉獎上嘗問管仲召忽  
皆事公子糾小白之入召忽死之管仲乃歸齊相桓公  
豈非召忽以忠死而管仲不能固其節為臣之道當若

是乎又鄭注禮記世子篇云文王以勤憂損壽武王以  
安樂延年朕以為本經旨意必不然也且夏禹焦勞有  
玄圭之賜而享國永年若文王能憂人之心不自暇逸  
縱無感應豈至虧損壽命耶各隨其事理以對先是咸  
平中王欽若知貢舉有告其受舉人賄賂者下御史臺  
鞠得狀欽若自訴詔曷與邊肅毋賓古閭承翰就太常  
寺覆推曷力辨欽若而洪湛抵罪欽若以是德之曷之  
厚被寵顧欽若與有力焉仲寶貪猥不才舉止率易士

大夫多鄙笑之欽若在中書用為三司判官後至祠部  
郎中坐職黜官卒若思終於駕部郎中

孫奭字宗古博川博平人幼與諸生師里中王徹徹死  
有從奭問經者奭為解析微旨人人驚服於是門人數  
百皆從奭後徙居須城九經及第為莒縣主簿上書願  
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為國子監直講太宗幸國子監召  
奭講書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帝曰此至言  
也高宗乃得賢相如此耶因咨嗟久之賜五品服真宗

以為諸王府侍讀會詔百官轉對奭上十事判太常禮  
院國子監司農寺累遷工部郎中擢龍圖閣待制奭以  
經術進守道自處即有所言未嘗阿附取悅大中祥符  
初得天書於左承天門帝將奉迎召宰相對崇政殿西  
廡王旦等曰天貺符命實盛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  
召問奭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既奉  
迎天書大赦改元布告其事於天下築玉清昭應宮是  
歲天書復降泰山帝以親受符命遂議封禪作禮樂王

欽若陳堯叟丁謂杜鎬陳彭年皆以經義左右附和由是天下爭言符瑞矣四年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輿上書諫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祠汾陰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圜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

北郊是也漢初承秦惟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最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祠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



詩人美其中興以為賢主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勞民庶盤遊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起蟄八月收聲育養萬物失時則為異今震雷在冬為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洊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此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為此者不

過效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夸  
示後世爾陛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為下襲漢  
唐之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内外交害  
身播國屯兵交關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平肆行  
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為盛烈乃欲倡  
導陛下而為之臣切為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臣言  
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為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帝  
遣内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

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  
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外國治兵不遠邊  
境使者雖至寧可保其心乎昔陳勝起於徭戍黃巢出  
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  
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  
涉仍歲薦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  
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  
於肘腋外敵將無觀釁於邊陲乎先帝嘗議封禪寅畏

天災尋詔停寢今姦臣乃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為繼成  
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勲未集用付陛  
下則羣臣未聞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  
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合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繼遷  
曾不思主辱臣死為可戒誣下罔上為可羞撰造祥瑞  
假託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饑民冀  
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勲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  
為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

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  
邊豆盥盥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  
聽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後天下數有  
災變又言古者五載巡狩有國之事爾非必有紫氣黃  
雲然後登封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也今野鵲山鹿郡國  
交奏秋旱冬雷羣臣率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  
孰謂上天為可罔下民為可愚後世為可欺乎人情如  
此所損不細惟陛下深鑒其妄六年又上疏曰陛下封

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祠於太清宮外議籍籍以謂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為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為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喻以識理不明寄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已之言覺寤已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抑損虛華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迹無為明皇不及之悔此天

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以為封泰山祠汾陰上陵祀老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舉謂為非也秦為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猶襲秦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羣臣然知奭朴忠雖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久之以父老請歸田里不許以知密州居二年遷左諫議大夫罷待制還糾察在京刑獄是時初置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天下設齋醮張燕費甚廣奭又請裁省浮用不報復出知河陽又

求解官就養遷給事中徙兗州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  
書復上疏曰朱能者姦慝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  
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  
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  
以帛書飯牛既而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  
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讐二人皆坐誅先  
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  
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



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鉉田同秀等所為明皇  
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  
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  
越兩都蕩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  
闕復為李輔國劫遷卒以憂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  
乎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  
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  
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典奉鬼神過崇妖

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  
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  
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  
邪今未能所為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發先  
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未  
幾能果敗奭又嘗請減修寺度僧帝雖未用其言嘗令  
向敏中諭令陳時政得失奭以納諫恕直輕徭薄歛四  
事為言頗施行焉仁宗即位宰相請擇名儒以經術侍

講讀乃召為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修真  
宗實錄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  
郎龍圖閣學士每講論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  
仁宗意或不在書與則拱默以俟帝為竦然改聽嘗畫  
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時章憲明肅皇后每五日  
一御殿與帝同聽政與言古帝王朝朝暮夕未有曠日  
不朝陛下宜每日御殿以總萬機奏留中不報然帝與  
皇太后尤愛重之每進見未嘗不加禮三請致仕召對

承明殿敷諭之以年踰七十固請泣下帝亦惻然詔與  
馮元講老子三章各賜帛二百匹以不得請求近郡優  
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詔須宴而後行又留數月特宴  
太清樓近臣皆預帝作飛白大字以賜二府而小字賜  
諸學生獨與晁迥兼賜大小字詔羣臣即席賦詩太  
后又別出禁中珍器勸酒翌日與入謝又命講老子賜  
襲衣金帶銀鞍勒馬及行賜宴瑞聖園又賜詩詔近臣  
皆賦以恭謝恩改禮部尚書既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

傳致仕疾甚徙正寢屏婢妾謂子瑜曰無令我死婦人  
之手卒奏至帝謂張士遜曰朕方欲召奭還而奭遂死  
矣嗟惜者久之罷朝一日贈左僕射謚曰宣奭性方重  
事親篤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頰常掇五經切於治道者  
為經典微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五  
服制度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莊子爾雅  
謬誤及律音義初園丘無外壝五郊從祀不設席尊不  
施幕七祠時饗飲福用一尊不設三登升歌不以雍徹

冬至攝祀昊天上帝外級止十七位而不以星辰從饗  
先農在祈穀之前上丁釋奠無三獻宗廟不備二舞諸  
臣當謚者或既葬乃請輿皆援古奏正遂著於禮又請  
冬至罷祀五帝大雩設五帝而罷祠昊天上帝事下有  
司議不合而止瑜官至工部侍郎致仕

王昭素開封酸棗人少篤學不仕有志行為鄉里所稱  
常聚徒教授以自給李穆與弟肅及李憚皆常師事焉  
鄉人爭訟不詣官府多就昭素決之昭素博通九經兼

究莊老尤精詩易以為王韓注易及孔馬疏義或未盡是乃著易論二十三篇開寶中穆薦之朝詔召赴闕見於便殿時年七十七精神不衰太祖問曰何以不求仕進致相見之晚對曰臣草野蠢愚無以裨聖化賜坐令講易乾卦召宰相薛居正等觀之至飛龍在天上曰此書豈可令常人見昭素對曰此書非聖人出不能合其象因訪以民間事昭素所言誠實無隱上嘉之以衰老求歸鄉里拜國子博士致仕賜茶藥及錢二十萬留月

餘遣之年八十九卒於家昭素頗有人倫鑒初李穆兄弟從昭素學易常謂穆曰子所謂精理往往出吾意表又語人曰穆兄弟皆令器穆尤沉厚他日必至廊廟後果參知政事昭素每市物隨所言而還直未嘗論高下縣人相告曰王先生市物無得高取其價也治所居室有椽木積門中夜有盜者挾門將入昭素覺之即自門中潛擲椽於外盜者慚而去由是里中無盜家有一驢人多來假將出先問僮奴曰外無假驢者乎對云無然



後出其為純質若此子仁著亦有隱德

孔維字為則開封雍丘人乾德四年九經及第解褐東  
明鄆陵二主簿開寶中禮部再奏為考試官調滁州軍  
事推官太宗即位擢授太子左贊善大夫知河南縣通  
判滑梓二州太平興國中就拜國子周易博士代還遷  
禮記博士七年使高麗王治問禮於維維對以君父臣  
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悅稱之曰今日復見中國之  
夫子也九年判國學事雍熙初遷主客員外郎三年擢

為國子司業賜金紫會將有事於籍田維起周禮至於  
唐書凡沿革制度並錄之以獻觀者稱其博又上書請  
禁原蠶以利國馬直史館樂史駁之曰管子云倉廩實  
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是以古先哲王厚農桑之業以  
其為衣食之原耳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一婦不  
蠶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屈身以化  
下者邦國之重務也吳都賦曰國賦再熟之稻鄉貢八  
蠶之綿則蠶之有原其來舊矣今孔維請禁原蠶以利

國馬徒引前經物類同氣之文不究時事確實之理夫  
所市國馬來自外方涉遠馳驅虧其秣飼失於善視遂  
至玄黃致斃之由鮮不以此今乃欲禁其蠶事甚無謂  
也唐朝畜馬具存監牧之制詳觀本書亦無禁蠶之文  
况近降明詔來年春有事於耜田是則觀農之典方行  
而禁蠶之制又下事相違戾恐非所長臣嘗歷職州縣  
粗知利病編民之內貧窶者多春蠶所成止充賦調之  
備晚蠶薄利始及卒歲之資今若禁其後圖必有因緣

為弊滋彰撓亂民豈皇寧渙汗絲綸所宜重慎上覽之  
遂寢晚蠶之禁維復抗疏曰按周禮夏官司馬職禁原  
蠶者為傷馬也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  
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再  
蠶以益馬也又郭璞云重蠶為原今晚蠶也臣少親耕  
桑之務長歷州縣之職物之利害盡知之矣蚩蚩之氓  
知其利而不知其害故有早蠶之後重養晚蠶之繭出  
絲甚少再采之葉來歲不茂豈止傷及於馬而桑亦損

矣臣自縣歷官路見坳野之地官馬多死若非明援典據助其畜牧安敢妄有舉陳哉按本草注以僵蠶塗馬齒則不能食草物類相感如此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為天駟房星也為馬祈福謂之馬祖為蠶祈福謂之先蠶是蠶與馬同其類爾蠶重則馬損氣感之而然也臣謂依周禮禁原蠶為當上雖不用維言而嘉其援引經據以章付史館藉田畢拜國子祭酒淳化初兼工部侍郎二年卒年六十四維通經術準舊制舉九

經一上不中第即改科開寶中維論其事非便詔禮部  
自今九經同諸科許再赴舉太宗尹京日維為屬邑吏  
頗以經術受知即位後維始升郎署自以通經求為司  
業即以授之使外國者皆假服紫維自高麗還會東使  
至維自恥衣緋因求易上詭言高麗使問臣獲何罪降  
服臣無以對因泣下上憐之即賜以金紫及為祭酒又  
奏言朝廷久不置此官少有知者臣之親戚故舊有書  
信來者多云祭酒郎中田敏晉朝任祭酒仍兼侍郎原

循前例兼領是官庶獲美稱上從之然縉紳惡其儒者  
躁求無退讓之風嘗建議乞廣太學上以侵壞民舍不  
許受詔與學官校定五經疏義刻板行用功未及畢被  
病上遣太醫診視使者撫問初維私用印書錢三十餘  
萬為掌事黃門所發維憂懼遽以家財償之疾遂亟上  
赦而不問維將終召其壻鄭革口授遺表以五經疏未  
畢為恨景德四年錄其孫禹圭同學究出身

孔宜字不疑兗州曲阜人孔子四十四世孫孔子生鯉

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永字子家  
永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謙字子慎謙生鮒  
字子魚以弟子騰為嗣騰字子襄值秦難藏其家書於  
屋壁騰生正字季忠正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延年生  
霸字次孺漢昭帝時為博士宣帝時為太中大夫授皇  
太子經元帝即位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霸生福福生  
房房生均字長平好學有才為尚書郎平帝元始元年  
封均為褒成侯食邑二千戶追謚夫子為褒成宣尼公



王莽以均為太尉三以病辭得還莽敗失國後漢世祖  
建武十四年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謚元成志生損襲  
爵和帝永元四年徙封損為褒亭侯損卒子曜嗣侯邑  
千戶子完嗣邑百戶完早卒無子以弟子羨襲爵羨仕  
魏為議郎黃初二年封宗聖侯邑百戶羨生震晉武帝  
泰始三年徙封奉聖亭侯邑二百戶歷太常黃門侍郎  
震生嶷嶷生撫舉孝廉辟太尉掾歷豫章太守撫生懿  
懿生鮮有度量好學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襲封奉聖侯

鮮生乘博學有才藝後魏孝文延興初舉孝廉三年封  
乘為崇聖大夫復十戶以供洒掃乘生靈珍襲爵歷祕  
書郎太和十九年改封崇聖侯邑百戶靈珍生文泰文  
泰生渠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聖侯後周宣帝  
大象二年追封孔子為鄒國公以渠襲爵邑百戶渠生  
長孫隋文帝復封長孫為鄒國公長孫生嗣哲應制舉  
歷涇州司兵參軍太子通事舍人大業四年改封紹聖  
侯邑百戶嗣哲生德倫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封褒聖侯

邑百戶朝會位同三品復其子孫則天授二年賜德倫  
璽書衣服德倫生崇基襲侯中宗神龍元年授朝散大  
夫崇基生璿之玄宗開元中歷國子四門博士邠王府  
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詔追謚孔子為文宣王改封  
褒聖侯璿之為襲文宣公兼兗州長史璿之生萱襲封  
歷兗州泗水令萱生齊卿德宗建中三年詔以齊卿為  
兗州司馬陷於東平卒至憲宗元和十三年平李師道  
其子惟晁歸魯詔以惟晁為兗州參軍奉夫子祀復五

十戶以供洒掃惟睦生策會昌元年歷國子監丞尚書  
博士大中元年宰相白敏中奏歲給封戶絹百疋充春  
秋奉祀自璩之至策五世並襲封文宣公策生振懿宗  
咸通四年舉進士甲科歷兗州觀察判官至刑部員外  
郎振生昭儉歷兗州司馬曲阜令自策至昭儉三世歲  
給封絹以供享祀昭儉生光嗣哀帝天祐中為泗水主  
簿奉孔子祀光嗣生仁玉九歲通春秋姿貌雄偉後唐  
明宗長興元年以為曲阜主簿三年遷龔丘令襲文宣

公晉高祖天福五年改曲阜令周高祖廣順二年平慕容彥超幸曲阜拜孔子廟及墓召仁玉賜五品服復以爲本縣令仁玉四子長曰宜舉進士不第乾德中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以爲曲阜主簿歷黃州軍事推官遷司農寺丞掌星子鎮市征宜上言星子當江湖之會商賈所集請建爲軍詔以爲縣就令宜知縣事後以爲南康軍宜代還獻文賦數十篇太宗覽而嘉之召見問以孔子世嗣因下詔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崇傳祚襲封抑

存典制文宣王四十四代孫司農寺丞宜服勤素業砥礪廉隅亟歷官聯洽聞政績聖人之後世德不衰俾登朝倫以光儒胄可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復其家未幾通判密州太平興國八年詔修曲阜孔子廟宜貢方物為謝詔褒之遷殿中丞雍熙三年王師北征受詔督軍糧涉拒馬河溺死年四十六子延世字茂先以父死事賜學究出身為曲阜主簿歷閩長葛二令真宗至道三年十一月召赴闕以為曲阜令襲封文宣公賜

白金束帛及太宗御書印九經咸平三年詔本道轉運使本州長吏待以賓禮仍留三年卒官年三十八次曰憲太平興國二年進士及第至工部員外郎知浚儀縣次曰冕應城主簿次曰勗雍熙中進士及第延世子聖祐景德初始九歲特賜同學究出身大中祥符元年東封泰山特聽聖祐衣綠陪位綴京官班後及還至兗州十一月朔幸曲阜謁孔子廟行酌獻之禮孔氏宗屬並令陪位又幸孔林觀其墓久之又御北城召從臣觀古

碑加謚孔子為玄聖文宣王追封孔子父叔梁紇齊國公母顏氏魯國太夫人擢聖祐為太常寺奉禮郎又錄其近屬進士謂同三傳出身習進士延祐習學究延渥延魯延齡並同學究出身共賜銀二百兩絹三百疋以充奉祠廟時勗為殿中丞通判廣州王欽若言其有聲於鄉曲召赴闕改太常博士賜緋令知曲阜縣專主祠廟二年三月又遣使賜太宗御書及九經書疏三史藏於廟令本州選儒生講說聖祐後改大理評事天禧五



年授光祿寺丞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後改名佑遷  
太子中舍卒年三十勗為司封郎中延魯大中祥符五  
年復舉進士及第後改名道輔為左司諫龍圖閣待制  
自有傳

崔頌字敦美河南偃師人父協後唐門下侍郎平章事  
頌幼喪母為外祖母所鞠養以蔭補河南府巡官歷開  
封主簿鄧州錄事參軍以疾去官未幾詣闕上書言事  
宰相桑維翰覽而奇之擢為左拾遺選右補闕漢初加

朝散階副右散騎常侍張煦冊錢俶為吳越王梁末協  
嘗使兩浙至是越人美之贈賄甚厚及還值周祖入京  
師為軍士剽奪悉盡世宗鎮澶淵擇僚佐頌與王朴王  
敏中皆中其選以頌為觀察判官贈金紫世宗尹京拜  
司封員外郎充判官以斷獄悞失罷職守本官即位拜  
駕部郎中遷吏部復副尹日就使兩浙世宗讀唐元稹  
均田疏命寫為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頌使兗州  
頗增舊額恭帝嗣位改左諫議大夫宋初判國子監會

重修國學及武成王廟命頌總領其事建隆三年夏始會生徒講說太祖遣中使以酒果賜之每臨幸國學召頌與語因及經義頌應答無滯及郊祀以頌攝太僕升車執綏上問以一時典禮頌占對間雅上甚重之未幾坐請託有司為所親求便官出為保大軍行軍司馬乾德六年暴得疾卒年五十頌好恢諧善筆札受命書世宗謚冊文當時稱其道麗篤信釋氏睹佛像必拜性多疑在鄜州官舍嘗召丐墁者治堂室以帛蒙其目人皆

笑之子曉至太子右贊善大夫驢字文炳雍熙二年進士淹雅有士行累為屯田員外郎開封三司戶部判官景德中雍王元份薨府官皆坐黜時戚維為曹國公元儼府翊善上謂宰相曰元儼年少在資贊導維迂懦循默不能規戒聞崔驢性純謹以之代維庶有裨益因召對遷都官員外郎充記室參軍賜金紫遷兵部郎中出知河中府轉太常少卿將作監卒

尹拙潁州汝陰人梁貞明五年舉三史調補下邑主簿

攝本鎮館驛巡官後唐長興中召為著作佐郎直史館  
遷左拾遺依前直史館加朝散大夫應順初出為宣武  
軍掌書記檢校虞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清泰初加  
檢校駕部員外郎兼御史大夫二年改檢校虞部郎中  
忠武軍掌書記晉天福四年入為右補闕明年轉侍御  
史會詔拙與張昭呂琦等同修唐史改倉部員外郎賜  
金紫八年遷左司員外郎契丹入寇趙延壽鎮常山以  
拙為掌書記漢初召為司馬郎中弘文館直學士周廣

順初遷庫部郎中兼太常博士仍充直學士奉使荆南  
還改兵部郎中顯德初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國子祭酒  
通判太常禮院事與張昭同修唐應順清泰及周祖實  
錄又與昭及田敏同詳定經典釋文丁憂免宋初改檢  
校工部尚書太子詹事判太府寺遷秘書監判大理寺  
乾德六年告老以本官致仕拙性純謹博通經史周世  
宗北征命翰林學士為文祭白馬祠學士不知所出遂  
訪於拙拙歷舉郡國祠白馬者以十數當時伏其該博

開寶四年卒年八十一子季通至國子博士

田敏溜州鄒平人少通春秋之學梁貞明中登科調補

溜州主簿不令之任留為國子四門博士後唐天成初

改尚書博士賜緋滿歲為國子博士上言請四郊置齋

宮不報秩滿轉屯田員外郎以詳明典禮兼太常博士

建議請依春秋每歲藏冰薦宗廟頒公卿如古禮奉詔

與太常卿劉岳博士段顥路航李居浣陳觀等刪定唐

鄭餘慶書儀又詔與馬鎬等同校九經改戶部員外郎

賜金紫清泰初遷國子司業晉天福四年授祭酒仍檢校工部尚書俄兼戶部侍郎開運初遷兵部侍郎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議者以敏止可任學官宰相桑維翰聞之即改授檢校右僕射復為祭酒漢乾佑中拜尚書右丞判國子監周廣順初改左丞遣使契丹將歲賂錢十萬貫止其侵剽契丹不許周祖將親郊命權判太常卿事世宗即位真拜太常卿檢校左僕射加司空顯德五年上章請老賜詔曰卿詳明禮樂博涉典墳為儒學



之宗師乃薦紳之儀表朕方資舊德以訪話言遽覽封章願致官政引年之制雖著舊文尊賢之心方深虛佇所請宜不允遷工部尚書俄再上表願歸故鄉以遂首丘之志改太子少保致仕歸淄州別墅恭帝即位加少傅開寶四年卒年九十二敏解官歸鄉有良田數十頃多釀美酒待賓客體強少疾徒步往來閭巷間不以杖每日親授諸子經自作父墓碑辭甚質敏嘗使湖南路出荆渚以印本經書遺高從誨從誨謝曰祭酒所遺經

書僕但能識孝經耳敏曰讀書不必多十八章足矣如諸侯章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皆至要之言也時從誨兵敗於郢故敏以此諷之從誨大慙敏雖篤於經學亦好為穿鑿所校九經頗以獨見自任如改尚書盤庚若網在綱為若網在綱重言綱字又爾雅椶木槿注曰日及改為白及如此之類甚衆世頗非之子章至殿中丞

辛文悅者不知何許人以五經教授太祖幼時從其肄

業周顯德中太祖歷禁衛為殿前都點檢節制方面文  
悅久不獲接見一日夢邀車駕請見既拜乃太祖也太  
祖亦夢其來謁因令左右尋訪文悅果自至太祖異之  
及登位召見授太子中允判太府事開寶三年出知房  
州時周鄭王出居是州上以文悅長者故命焉文悅後  
累遷至員外郎又有張遁張文旦者嘗與太宗同學校  
太平興國中詣闕自言各起家為主簿

李覺字仲明本京兆長安人曾祖鼎唐國子祭酒蘇州

刺史唐末避亂徙家青州益都鼎生瑜本州推官瑜生  
成字咸熙性曠蕩嗜酒喜吟詩善琴奕畫山水尤工人  
多傳秘其蹟周樞密使王朴將薦其能會朴卒鬱鬱不  
得志乾德中司農卿衛融知陳州聞其名召之成因挈  
族而往日以酣飲為事醉死於客舍子覺太平興國五  
年舉九經起家將作監丞通判建州秩將滿州人借留  
有詔褒之就遷左贊善大夫知泗州轉秘書丞太宗以  
孔穎達五經正義刊板詔孔維與覺等校定王師征燕

劉命覺部京東諸州芻糧赴幽州維薦覺有學遷禮記  
博士賜緋魚雍熙三年與右補闕李若拙同使交州黎  
桓謂曰此土山水之險中朝人乍歷之豈不倦乎覺曰  
國家提封萬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險固此一方  
何足云哉桓默然色沮使還久之遷國子博士端拱元  
年春初令學官講說覺首領焉太宗幸國子監謁文宣  
王畢升輦將出西門顧見講坐左右言覺方聚徒講書  
上即召覺令就御講覺曰陛下六龍在御臣何敢輒升

高坐上因降輦令有司張帝幕設別坐詔覺講周易之  
泰卦從臣皆列坐覺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  
甚悅特賜帛百疋俄獻時務策上頗嘉獎是冬以本官  
直史館右正言王禹偁上言覺但能通經不當輒居史  
職覺倣韓愈毛穎傳作竹穎傳以獻太宗嘉之故寢禹  
偁之奏淳化初上以經書板本有田敏輒刪去者數字  
命覺與孔維詳定二年詳校春秋正義成改水部員外  
郎判國子監四年遷司門員外郎被病假滿詔不絕奉

卒覺累上書言時務述養馬漕運屯田三事太宗嘉其  
詳備令送史館語見本志覺性強毅而聰敏嘗與祕閣  
校理吳淑等同考試開封府秋賦舉人語及算雉免首  
足法覺曰此頗繁吾能易之及成果精簡淑意其宿製  
即試以別法皆能立就坐中皆歎伏子宥大中祥符五  
年進士為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

崔頤正開封封丘人與弟偓佺並舉進士明經術頤正  
雍熙中為高密尉秩滿國子祭酒孔維薦之以為國學

直講遷殿中丞太宗召見令說莊子一篇賜錢五萬判  
監李至上言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間文字訛謬尚  
多深慮未副人君好古誨人之意也蓋前所遣官多專  
經之士或通春秋者未習禮記或習周易者不通尚書  
至於旁引經史皆非素所傳習以是之故未得周詳伏  
見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奭皆苦心彊學博貫  
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刊正冀除舛謬從  
之咸平初又有學究劉可名言諸經板本多舛誤真宗



命擇官詳正因訪達經義者至方參知政事以頤正對  
曰朕宮中無事樂聞講誦翌日召頤正於苑中說尚書  
大禹謨賜以牙緋自是日令赴御書院待對說尚書至  
十卷頤正年老步趨艱蹇表求致仕上命坐問恤甚至  
賜器幣聽以本官致仕仍充直講改國子博士三年卒  
年七十九偃佺淳化中歷福州連江尉判國子監李至  
奏為直講引對便坐太宗顧謂曰李覺嘗奏朕云四皓  
中一先生或言姓用字加撇或云加點爾知否偃佺曰

昔秦時程邈撰隸書訓如僕隸之易使也今字與古或

異臣聞刀用為角音權兩點為角音鹿用上一撇一點俱不

成字咸平二年真宗幸國學召偓佺說尚書即特賜緋

景德後令講道德經日於崇文院候對終篇賜以白金

繒綵三年卒年七十九嘗撰帝王手鑑十卷并注曹唐

大游仙詩十五卷其子世安上之特賜出身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也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為人

朴且率自信無少矯厲師河南穆修修性莊嚴寡合雖

之才亦頻在訶怒中之才事之亦謹卒能受易時蘇舜  
欽輩亦從修學易其專授受者惟之才爾修之易受之  
种放放受之陳搏源流最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  
漢以來鮮有知者之才初為衛州獲嘉王簿權共城令  
時邵雍居母憂於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  
養父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  
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  
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

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其後雍卒以易名世之才器大難乎識者棲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以圖榮進石延年獨曰時不足以容君盍不棄之隱去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境外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頃之雍謫安陸之才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之之晚友人

尹洙以書薦於中書舍人葉道卿因石延年致之曰孟  
州司法參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為古文章語直意遂  
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而安於卑  
位無仕進意人罕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必  
過人遠甚恨其貧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共成之延  
年復書曰今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苟遺若人其  
學益衰矣延年素不喜謁貴仕凡四五至道卿門通其  
書乃已道卿薦之遂得應銓新格有保仕五人改大理

寺丞為維氏令未行會延年與龍圖閣直學士吳遵路  
調兵河東辟之才澤州簽署判官澤人劉義叟從受歷  
法世稱義叟歷法遠出古今上有揚雄張衡所未喻者  
實之才授之在澤轉殿中丞丁母憂甫除喪暴卒於懷  
州官舍寶歷五年二月也時尹洙兄漸守懷哭之才過  
哀感疾不踰月亦卒之才歸葬青社邵雍表其墓有曰  
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



宋史卷四百三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  
金壽曾  
對官庶吉士  
張能照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槐

騰錄監生臣丁兆隆

丁兆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三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十六

史部

宋史卷四百三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一

儒林二

胡旦 賈同

劉顏 高弁 孫復

石介 胡瑗

劉義叟 林檠 李覲

何涉 王回

弟向

周堯卿 王當 陳暘

胡旦字周父濱州渤海人少有雋才博學能文辭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昇州時江南初平汰李氏時所度僧十減六七旦曰彼無田廬可歸將聚而為盜悉黥為兵遷左拾遺直史館數上書言時政利病出為淮南東路轉運副使知海州踰年召歸先是廬多遜貶趙普罷相其夏河決韓村尋復塞旦獻河平頌曰天祚我宋以君兆民配天成休惟堯與隣粵有大水昏墊下人非曰聖作孰究孰度蔽賢者退壅澤者罪我防大患河

豈云敗逆遜遠投姦普屏外聖道如隄崇崇海內帝曰  
守文是塞是親調爾衛兵程是烝民民以盡力臣以勤  
職役云其終河以之塞唐堯懷山實警神德漢武宣防  
實彰令式我塞長河融流惠澤明明聖功萬代成則太  
宗覽頌有逆遜姦普之語召宰相謂曰胡旦獻頌辭意  
悖戾朕自擢於甲科歷試外任所至無善狀知海州日  
為部下所訟獄已具適會大赦朕錄其材而捨其過尚  
令在近列又領史職乃敢恣胸臆狂躁如此其亟逐之

即貶殿中丞商州團練副使上平燕議曰今幽州在北門之外東封非國家所急願移其資以事北伐且天時地利人事皆有可伐之意歲之所臨其地受福今年春末至來年歲在宋分今年初秋至六年鎮在燕分從今年為備至來春興師北兵之遇春夏則輶裘皮履羊弓塞馬不為用而中原士卒素不能寒徃北逢暄筋力勇健以勇健之士驅不用之敵承福慶之時討災殃之城成功立事在於此矣長淮以北太行以東河水罷災土

地甚沃因其豐實取其穀帛減價以折納見錢以貴糶  
官府多積兵役無虞用兵豐財可濟大事太原克復以  
來於今七載兵甲甚利士卒甚雄夜寢晨興寒裘饑粟  
若以促裝之賜發軍而用之恩賞之貲成功而賚之可  
以齊心平敵恢拓舊境幽州平土而負敵為勢必擇四  
人分之方面以剛斷勇毅者主之選和平恭慎者一人  
部之幽州之北皆是山谷通人馬者不過十處領將士  
者亦擇十人同行則共議兵機分出則各司軍事寇來

則同戰以驅逐寇歸則畫疆以扞蔽苟塞斷山路餘寇  
在燕與大軍相持則遷延其時以度春夏寇不能熟有  
退無前使士之剛勇與才力者各為一將多則分部扞  
敵攻城兩盡其力定其軍名實其軍數我寡彼多則力  
不勝我實彼虛則勝有餘力均則較其地形地均則爭  
其謀略分明勇怯各致其用以茶鹽香藥之價十分減  
二從新者先賣於邊城要路軍馬屯所以芻粟錢帛之  
價十分增二納貨以出券者詣本場以交貨得貨者緣

逐路以納稅出往來四方之饒為兩地費用之耗自然  
商得其利則買之於人人得其資則勤之於穡故必民  
效兼倍之力國貯九年之積科撥不假於度支轉般何  
勞於漕挽芻粟之給供具之用委輸發運以為後繼今  
將用二十萬之衆役三十州之民願陛下明降日月之  
信先示雨露之澤民知信賞則悅而忘死士得仰給則  
死而力戰如此則逆壘不足下滑寇不足殄也起為左  
補闕復直史館遷修撰預修國史以尚書戶部員外郎



知制誥遷司封員外郎有傭書人翟頴者旦嘗與之善  
因為改姓名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上書詆時政且自  
薦可為大臣又舉材任公輔者十人其辭頗壯當時皆  
謂旦所為馬周坐流海島旦亦貶坊州團練副使坐擅  
離所部謁宋白於鄜州既被劾特釋之徙絳州稍復工  
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遷本曹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素  
善中官王繼恩為繼恩草制辭過美繼恩敗真宗聞而  
惡之貶安遠軍行軍司馬又削籍流潯州咸平初移通

州團練副使徙徐州以祠部員外郎分司西京又為保  
信軍節度副使久之以司封員外郎通判襄州封泰山  
改祠部郎中服母喪既除乃言父卒時嘗詔奪哀從事  
請追行服三年已而失明以秘書省少監致仕居襄州  
再遷祕書監卒旦喜讀書既喪明猶令人讀經史隱几  
聽之不少輟著漢春秋五代史略將帥要略演聖通論  
唐乘家傳三百餘卷斲大硯方五六尺刻而瘞之曰胡  
旦修漢春秋硯晚尤黷貨干擾州縣持吏短長為時論

所薄既死子孫貧甚寓樞民間皇祐末知襄州王田為  
言於朝得錢二十萬以葬

賈同字希得青州臨淄人五代時楊光遠反同祖崇率  
鄉里四百餘家保愚谷山全活者二千人同初名罔字  
公疎篤學好古有時名著山東野錄七篇年四十餘同  
進士出身真宗命改今名王欽若方貴盛聞同名欲致  
之固謝不往居八九年始補歷城主簿張知白薦為大  
理評事通判兗州天聖初上書言自祥符以來諫諍路

塞丁謂乘間造符瑞以欺先帝今謂姦既白宜明告天下正符瑞之謬罷宮觀崇奉歸不急之衛兵收無名之實費使先帝免後世之議國家無因循之失又言寇準忠規亮節疾惡擯邪自其貶黜天下之人弗見其罪宜還之內地以明忠邪善惡之分時章獻太后臨朝而同言如此人以為難再遷殿中丞知棣州卒劉顏李冠王無忌及其門人謚同曰存道先生

劉顏字子望彭城人少孤好古學不專章句師事高弁

舉進士第以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龍興縣坐法免久之  
授徐州文學居鄉里教授數十百人採漢唐奏議為輔  
弼名對馮元劉筠錢易滕涉蔡齊上其書除任城主簿  
歲饑發大姓所積粟活數千人李迪知兗州青州皆辟  
為從事卒著儒術通要經濟樞言復數十篇石介見其  
書歎曰恨不在弟子之列子庠自有傳

高弁字公儀濮州雷澤人弱冠徒步從种放學於終南  
山又學古文於柳開與張景齊名至道中以文謁王禹

傅禹偁奇之舉進士累官侍御史諫修玉清昭應宮降  
知廣濟軍尋以戶部判官試開封府進士私發糊名奪  
二官稍復知單州邢州鹽鐵判官河決澶州請弛隄防  
縱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契丹南向議寢知陝州卒  
弁性孝友所為文章多祖六經及孟子喜言仁義有帝  
則三篇為世所傳與李迪賈同陸參朱頔伊淳相友善  
石延年劉潛皆其門人也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

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石介  
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  
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  
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  
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  
之介執杖屨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  
介既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  
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祕書省校書郎國子監

直講車駕幸太學賜緋衣銀魚召為邇英閣祇候說書  
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罷之孔直溫敗得所遺復  
詩坐貶虔州監稅徙泗州又知長水縣簽書應天府判  
官事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經  
為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為直講稍遷殿中丞卒賜錢  
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  
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紙筆  
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祕閣特



官其一子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  
篤學有志尚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御史臺  
辟為主簿未至以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偽國後罷  
為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為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  
憂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於  
家魯人號介徂徠先生入為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  
衆太學繇此益盛介為文有氣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為

蠹著怪說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為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厯聖德詩曰於惟慶厯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闈闥晨坐太極晝開閭闔躬覽英賢手鉏奸枿大聲颯颯震搖六合如乾之動

如雷之發昆蟲躅躅怪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  
聞皇帝蹙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  
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  
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  
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  
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葉葉為予司諫正予門闥為予  
京兆聖予讒說賊叛予夏徃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  
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之予晚得弼

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  
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  
塵竭契丹忘義禱杙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  
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  
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  
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  
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衍汝來汝予黃  
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

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豈視店楔其  
人渾樸不施剗剗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  
予哲惟修惟靖立朝輾輾言論礫礫忠誠特達祿微身  
賤其志不怯嘗詆大官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  
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為御史幾  
叩予榻襄雖小官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  
粹慤與修儔匹並為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毋鉗汝  
舌皇帝聖明忠邪辨別舉擢峻良掃除妖魅衆賢之進

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  
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  
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  
測其動如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已南面退姦進賢  
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  
則不惑既明且斷惟皇帝之德羣臣踧踖重足屏息交  
相教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殛諸侯危慄墮玉  
失鳥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

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英武解兵修貢永為屬國  
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皇帝壽  
萬千年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  
出孫復曰子禍始於此矣介不畜馬借馬而乘出入大  
臣之門頗招賓客預政事人多指目不自安求出通判  
濮州未赴卒會徐狂人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書夏  
竦銜介甚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  
發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兗州以驗介事

語官屬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  
行探懷出奏藁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  
為豈可量哉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發棺空介果走北  
孥戮非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家墓何以示後世且  
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斂之人苟召問無異即  
令具軍令狀保之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已死乃  
免斲棺子弟羈管他州久之得還介家故貧妻子幾凍  
餒富弼韓琦共分奉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於世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虞以一黍之廣為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為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

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歷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召為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為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於祕閣遂典作樂事復以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辭不就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

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  
雖不識皆知其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  
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歸老  
於家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為榮既卒詔賻其  
家

劉義叟字仲更澤州晉城人歐陽修使河東薦其學術  
試大理評事權趙州軍事判官精筭術兼通大衍諸歷  
及修唐史令專修律歷天文五行志尋為編修官改祕

書省著作佐郎以母喪去詔令家居編修書成擢崇文  
院檢討未入謝疽發背卒義叟強記多識尤長於星厯  
術數皇祐五年日食心時胡瑗鑄鐘舁而直聲鬱不發  
又陝西鑄大錢義叟曰此所謂害金再興與周景王同  
占上將感心腹之疾其後仁宗果不豫又月入太微曰  
後宮當有喪已而張貴妃薨至和元年日食正陽客星  
出于昴曰契丹宗真其死乎事皆驗義叟未病嘗曰吾  
及秋必死自擇地於父冢旁占庚穴以語其妻如其言

葬之著十三代史志劉氏輯歷春秋災異諸書

林槩字端父福州福清人父高太常博士有治行槩幼  
警悟舉進士以秘書省校書郎知長興縣歲大饑富人  
閉糴以邀價槩出奉粟庭下誘土豪輸數千石以飼饑  
者知連州康定初上封事曰古者民為兵而今兵食民  
古馬寓於民而今不習馬此兵與馬之大患也請附唐  
用兵之法四斂一民部以為軍閑耕田里被甲皆兵因  
命其家咸得畜馬私乘休暇官為調習則人便干戈馬

識行列又行陣無法而出於臨時將無素備而取於倉卒軍不予權而監以宦侍若是者雖得古之材使循今之法亦必屢戰而屢敗又請備蠻藉土民為兵柵要衝購徭人使守禦徙淮安軍程琳嘗禁蜀人不得自為渠堰槩奏罷之又言蜀饑願罷川陝漕發常平粟貸民租募富人輕粟價除商旅之禁使通貨相資官至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卒著史論辨國語子希自有傳

李觀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俊辨能文舉茂才異等不

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常數十百人皇祐初范仲淹  
薦為試太學助教上明堂定制圖序曰考工記周人明  
堂度九尺之筵是言堂基修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  
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  
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  
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  
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為太室連作  
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於東南西北四面

及四角缺處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為太廟太室正居中月令所謂中央土居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堂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二與太廟相通為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四太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為左个右个也大戴禮盛德記明堂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室四面各有戶戶旁夾兩牖也白虎通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闥



九室十二坐四太廟前各為一門出於堂上門旁夾兩  
窻也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戶故  
有个名太廟之內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  
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於五行最尊故天  
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地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  
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於子午卯酉之方  
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以聽朔也周禮言基而不及室  
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

無以知窻闥之制也。聶崇義所謂秦人明堂圖者，其制有十二階。古之遺法，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按明堂位：四夷之國，西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臯庫雉門。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各有五門。鄭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其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為應。

門又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且路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名為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何害於義四夷之君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豈朝會之儀乎王宮常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豈為稱哉若其建置之所則淳于登云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

丙巳之地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合  
夫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外今圖  
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  
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  
二筵取於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  
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協於戴德記也九室四  
廟共十三位取於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為一門門夾兩  
窻是謂八窻四闔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采於三禮圖

也四面各五門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嘉祐中用國  
子監奏召為海門主簿太學說書而卒觀嘗著周禮致  
太平論平土書禮論門人鄧潤甫熙寧中上其退居類  
藁皇祐續藁并後集請官其子參魯詔以為郊社齋郎  
何涉字濟川南充人父祖皆業農涉始讀書晝夜刻苦  
汎覽博古上自六經諸子百家旁及山經地志醫卜之  
術無所不學一過目不復再讀而終身不忘人問書卷  
中事必指卷第冊葉所在驗之果然登進士第調落交

主簿改中部令范仲淹一見奇之辟彰武軍節度推官  
用龐籍奏遷著作佐郎管勾廊延等路經畧安撫招討  
司機宜文字時元昊擾邊軍中經畫涉預有力元昊納  
款籍召為樞密使欲與之俱涉曰親老矣非人子自便  
之時拜章願得歸養特改秘書丞通判眉州徙嘉州用  
文彥博龐籍薦召還除集賢校理既又求歸蜀遂得知  
漢州歲滿移合州累官尚書司封員外郎父喪罷歸卒  
詔恤其家并官其一子涉長厚有操行事親至孝平居

未嘗談人過惡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游者甚衆雖在軍中亦嘗為諸將講左氏春秋秋青之徒皆橫經以聽有治道中術春秋本旨廬江集七十卷

王回字深父福州侯官人父平言試御史回敦行孝友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古人所為而不為小廉曲謹以求名譽嘗舉進士中第為衛真簿有所不合稱病自免作告友曰古之言天下達道者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其義廢則

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斬也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繇也君之於臣也父之於子也夫之於婦也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國家敗而皆受其難被其名而終身不可辭也故其為上者不敢不誨為下者不敢不諫世治道行則



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自全間有不若則亦無害於衆焉耳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世可知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羣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與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壹為達道也聖人既沒而其義益廢於今則亡矣夫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為世嗚呼處今之時

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  
與之友乎退居潁州久之不肯仕在廷多薦者治平中  
以為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命下而卒回在潁川  
與處士常秩友善熙寧中秋上其文集補回子汾為郊  
社齋郎弟向

向字子直為文長於序事戲作公默先生傳曰公議先  
生剛直任氣好議論取當世是非辨明游梁宋間不得  
意去居潁其徒從者百人居二年與其徒謀又去潁弟

子任意對曰先生無復念去也弟子從先生久矣亦各厭行役先生舍穎為居廬少有生計主人公賢遇先生不淺薄今又去之弟子未見先生止處也先生豈薄穎邪公議先生曰來吾語爾君子貴行道信於世不信貴容不容貴去古之辟世辟地辟色辟言是也吾行年三十立節循名被服先王究窮六經頑鈍晚成所得無幾張羅大綱漏略零細校其所見未為完人豈敢自忘冀用於世子所厭苦正謂不容予行世間波混流同予譽

不至予毀日隆小人鑿空造事形迹侵排萬端地隘天側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主人明恕故未見疑不幸去我來者謂誰讒一日效我終顛危智者利身遠害全德不如亟行以適異國語已任意對曰先生無言也意輩弟子嘗竊論先生樂取怨憎為人所難不知不樂也今定不樂先生知所以取之乎先生聰明才能過人遠甚而刺口論世事立是立非其間不容毫髮又以公議名此人之怨府也傳曰議人者不得其死先生憂之是也其

去未是意有三事為先生計先生幸聽意不必行不聽先生雖去絕海未見先生安也公議先生彊舌不語下視任意目不轉移時卒問任意對曰人之肺肝安得可視高出重泉險不足比聞善於彼陽譽陰非反背復憎詆笑縱橫得其細過聲張口播緣飾百端德敗行破自然是人賤彼善我意策之三此為最上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次者對曰捐棄骨肉佯狂而去令世人不復顧忌此策之次者先生能用之

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又次者對曰先生之行已視世人所不逮何等也曾未得稱高世而詆訶鋒起幾不得與妄庸人伍者良以口禍也先生能不好議而好默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疾於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喟然嘆曰吁吾為爾用下策也任意乃大笑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吾三策之卒取其下者矣弟子陽思曰今日非任意先生不可得留與其徒謝意更因意請去公議為公默先

生弟同字容季性純篤亦善序事皆蚤卒仕止於縣主簿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警悟彊記以學行知名天聖二年舉進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提點刑獄楊紘入境有被刑而耘苗者紘就詢其故對曰貧以利故為人直其枉令不我欺而我欺之我又何怨紘至縣以所聞薦之後通判饒州積官至太常博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為師表未及用以慶厯

五年卒年五十一始堯卿年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母知而異之謂族人曰是兒愛我如此多知孝養矣卒能如母之言及母喪倚廬三年席薪枕塊雖疾病不飲酒食肉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人以為孝感所致其於昆弟尤篤友愛又為人簡重不校有慢已者必厚為禮以愧之居官祿雖薄必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後已為學不專於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為期長於毛鄭詩及左氏春秋其學詩以孔子



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說詩者  
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  
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  
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  
秋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  
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讀莊周孟子之書曰  
周善言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繆於聖人孟軻  
是已孟善言性未至於盡已之性能盡已之性則能盡

物之性而可與天地參其唯聖人乎天何言哉性與天道子貢所以不可得而聞也昔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生於不足者也其講解議論皆若是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七子論鼎州司理參軍詵湖州歸安主簿謚諷誼說誼

王當字子思眉州山人幼好學博覽古今所取惟王佐大略嘗謂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鎮撫四方親附

百姓皆出於一道其言之雖大其行之甚易嘗舉進士  
不中退居田野歎曰士之居世苟不見其用必見其言  
遂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卷人競傳之元祐中蘇轍  
以賢良方正薦廷對慷慨不避權貴策入四等調龍遊  
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為學官當不就其後京相當遂不  
復仕卒年七十二當於經學尤邃易與春秋皆為之傳  
得聖人之旨居多又有經旨三卷史論十二卷兵書十  
二篇

陳暘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  
徽宗初進迓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太學博士祕書省正  
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貫穿明備  
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既上遷太常丞進駕  
部員外郎為講議司參詳禮樂官魏漢津議樂用京房  
二變四清暘曰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  
蠹也二變以變宮為君四清以黃鐘清為君事以時作  
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鐘或可分也而黃

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時論方右漢  
津絀賜議進鴻臚太常少卿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  
提舉醴泉觀嘗坐事奪已而復之卒年六十八祥道字  
用之元祐中為太常博士終秘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  
百五十卷與賜樂書並行於世

宋史卷四百三十二